



华不注投稿邮箱:
qlwbhzbz@163.com

【琐记】

“草、煤、气”的变迁

□黄杏林

每年秋天,只要在院子里见到那种俗称“蹲倒驴”的草,我就像遇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,觉得特别亲切,不是驻足看看,就是用劲儿拔一棵拿回家。

有一次,孙子见我拿回一把草,便吆喝起来:“奶奶捡垃圾回来了!”我笑着说:“你可不知道,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这草可不是垃圾,是宝物!”孙子大惑不解。于是,我从七十多年来做饭燃料的变化说起,让他了解过去,对比现在,从而知道社会的变化、发展和进步。

我把我所用过的家庭燃料分为草、煤、气三个阶段。

在我小的时候,虽已有了煤,但卖煤的又少,又远。煤还贵,正好我们家住在济南城边,周围广阔的原野里,有取之不尽的燃料,树枝、树叶、野草到处都是。当年,我们家做饭,用大锅头拉风箱,主要烧草,掺着烧煤面儿。一到秋天,我们姐妹几个,有空就去拔草,背回家,放在院子里晒干后,就垛在杂物棚里备用。棚子里储备最多的,就是晒干的“蹲倒驴”。这种草泼辣,须根多且扎得深,所以生命力强,长得茂盛,草叶粗韧湿滑。拔这种草相当费力,必须边拔边晃悠,以便松动密密的须根,等连根拔起时,常常因溜了手或用力过猛而蹲倒在地,所以戏称这草为“蹲倒驴”。不过这种草,个大,根多,烟少,火苗旺,烧火好用。正是童年时结下的缘,所以至今见了这种草还不忘旧情,依然亲切。和“蹲倒驴”的这种感情,不说明原委,小孙子如何能理解?

解放后的二十多年里,我们家一直烧煤。冬天烤火,用带烟囱的花盆炉子,烧块儿煤。平时做饭,仍拉风箱用大锅头,烧煤面儿。因煤面儿撒在火上,不撑时候,老得撒,一手拉风箱,一手添煤,又脏又忙活。后来就学着和煤饼,即在煤面儿里掺上黄土,倒上适量水,和匀,摊在地上,切成块儿。先整体晒,再一块块立起来晒,直到晒干。做煤饼虽然费事,可烧着省点劲儿。

再以后,有机煤球了。煤球比自己做的煤饼可是规矩了,像杏那么大,扁圆光滑,小孩有时都拿煤球当玩意儿。随着烧煤球的普及,炉子也改装了。铁的专用炉,我们冬天取暖用;做饭,还是用自己盘的土灶,灶内套上炉膛,下安炉算子,烧煤球很配套。只是点煤球很慢,有时需要连吹加扇的,才点着了,夜里一般可以将火封上。不过一旦封火失败,早饭就别做了,那时又没有早餐店,只好吃碗香油酱油泡窝头,赶紧上班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蜂窝煤问世,这比煤球又先进了。还有了与蜂窝煤配套的炉膛和一应烧火工具,如:夹蜂窝的火钳、捅眼儿的铁锥、封炉子的铁鏊等。烧蜂窝煤,且不说,票证年代熬夜排队买煤的辛苦,自己拉煤搬煤的劳累,引燃蜂窝煤的难耐,天天倒渣土的繁重,单说蜂窝煤本身,还是好处多多的。用它,避免了烧草的烟熏火燎,避免了煤炭的黑烟滚滚,避免了煤球的勤加易灭,用它,倒是干净一点,省事一点。

三十多年前用上了煤气,确实方便多了。不过,一开始用煤气罐,也有着着急上火的时候。因罐装的煤气有限,碰上做着做着饭没气了,就赶紧晃罐,或把罐蹲到温水盆里,借以激活残渣里的那点余气儿,好将就着把饭做熟。实在不行了,就得将锅端到邻居家做。好在,那时的邻居都很和睦友好,而且彼此都经历过这种困扰和无奈,所以都热心痛快慷慨地答应,甚至礼让先做。

现如今,用管道天然气。一拧开关,打着火就做饭,大火小火随意调,急火慢火好掌控,只要注意安全,过去那些经历过的因燃料而产生的着急、麻烦、劳累,全都不复存在了。

【忆旧】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的二姑洗『油线』

□王海军

说起来,恍如隔世一般,近四十年的岁月更迭,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些老的行当和生活方式没有了,一些新兴的谋生手段正在应运而生,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家庭妇女洗油线(也称洗棉纱),就给无数艰难困苦的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,给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留存下一段苦涩且难以忘怀的记忆——

油线,是老济南人的俗称,其实就是工厂和服务单位擦拭机器和车辆等废弃的棉纱线。

因为我出生并成长在济南南郊的一家机床厂宿舍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,我们住的宿舍和工人上下班是走一个大门的,所以,我是伴着工厂机器的轰鸣和大烟筒的黑烟,一步步长大起来的。因而,像工人们使用的工具抑或棉纱等等,我是再熟悉不过了!

记得我八九岁的光景,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到西市场的北大槐树街二姑家走亲戚。二姑住在老北大槐树街集市路北的“豆腐房”一隅的东屋里,一大家子六七口人挤在不到30平米的狭窄趴屋中。老实、敦厚的二姑父在东郊一家无线电厂工作,每天要辛苦地骑着自行车跑两个多小时。二姑没有工作只好在家操持家务,照看我的几个表哥、表姐。

记忆中,我的二姑长得白净且面庞慈祥,说话细声慢语,中等身材,可是裹着的两只小脚大概是旧社会给她老人家留下的悲惨印痕和“纪念”吧!大人们在屋里喝茶、聊天,我自己出门来在院子内外溜达着玩,甚或跑到不远处的火车道,看来往的货车穿梭进站——不经意间,我发现二姑和周边的居民门口、晾绳上或者屋顶间,都晾晒着很多洗净的油线(棉纱),白色、红色和黑色的不一而足!虽然这些油线洗得很干净了,但仍然



正在河边洗棉纱的妇女。

残留着被工业用油浸淫过的痕迹。

我当时年纪不大,也不敢当着大人的面多问。于是,就拽着母亲的衣角,悄悄地说:“妈妈,二姑和邻居家洗这些油线干什么呀?”

母亲深情地对我说:“你二姑洗这些油线是要卖钱的,二姑家的表哥表姐们上学都需要钱——”

从母亲娓娓道来的讲述中,我知晓了二姑及其邻居们洗油线的缘由,也在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对现实生活懵懵懂懂的理解!

二姑和二姑父是济南解放后从泰岳山区的小山村,来到济南的北大槐树街谋生的。起初,姑父靠自己一套娴熟的黑白铁手艺在西市场集上揽活,姑姑在家看护幼小的表哥表姐和操持家务。再后来,实行了公私合营后,姑父也就走进了工厂做工,但微薄的收入难以养活一大家人。无奈之下,勤劳能干的二姑也干起了洗油线的工作。

那时候找个临时工比登天还要难,二姑只好到集市上或者是工厂旁,把擦机器用过的油线(棉纱)买了来,清洗干净晒干以后,卖给废品收购站。据说那时洗净的油线大约每斤能卖三四分钱,以此补贴家用。母亲说,每天天一亮,二姑安顿好孩子,就赶忙拿着大

盆,背着废旧的油线,跑上十几分钟,赶到八里桥以北的兴济河,和很多家庭妇女一样,在河边洗涤那油渍漆黑的脏油线。

她们先用高强度的火碱泡上一会儿,再拿到河边的石板上,用大木槌很劲地敲打,反反复复十几遍,才能将那厚厚的油泥清洗掉。而且,火碱的碱性很大,极容易伤害双手,至于油线内藏着的零碎铁刨花,不小心扎破手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可以想象,划伤的手指再被灼热的火碱水一泡,那滋味是多么痛苦。可是,二姑她们这些家庭妇女为了家庭和孩子,也为了生存的需要,已经全然把苦累抛在了脑后边。无论是夏天骄阳似火,身上被汗水浸透,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碱疙瘩;也不管数九寒天,北风呼啸,冻裂的双手浸在冰凉的水中伤口钻心地疼痛,依然是任劳任怨地忙碌着……

就这样,我那善良勤劳的二姑,忍辱负重地默默和姑父支撑起一个七口之家的大家庭,靠着洗油线积攒的一分分、一毛毛零碎钱,带着全家人慢慢熬过了那些年艰苦困顿的日子!

令人欣慰的是,二姑早年吃苦受累,但晚年享受到了家庭和和睦幸福、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,老人家在八十多岁后带着微笑离开了……

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雨

□刘恒杰

楞子已是第三个晚上来找村主任文波了,可文波家依旧是铁将军把门。今天上午路过村委会门口时,他还听见文波说话。

楞子前几天才从哈尔滨回来。他这些年跑农产品购销有了点积蓄,这次回来,他想把自家的小楼盖起来。现在他住着的五间北屋还是他结婚前盖起来的,那时家里穷,但他娘他爷还是东挪西借求亲告友,盖起了五间熟墙屋。那五间熟墙屋在当时可算是村里最好的屋,就是搁在现在也还算村里的上等宅子。眼下,他的儿子也到了找媳妇的年龄了。二层楼盖起来后,二楼住儿子儿媳,一楼他两口子住,当然,盖三层的也行,那第三层就给孙子留着,等孙子结了婚,一家三代就住在一起,楼上楼下,其乐融融。村里已不新划宅基地了,他

打算原拆原盖,可原拆原盖也得到上面办手续。他知道手续不好办,可不办手续上面就会来查。上面来人都是先找村里,到时候让文波给挡一挡,他和文波小学初中都是同学,这个忙文波还是会帮的。个把月新楼就盖起来了,一起来就搬进去,只要人进去了,就万事大吉了。

楞子掏出手机给文波打电话,打了三遍却一直没人接。

起风了。看看天要下雨,楞子就打算先回去。

楞子转身走了几步,就与迎面跑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,手里的两提茅台酒也差点掉在了地上。楞子看不清是谁,正要骂一句,听见那个人说:“走,赶紧去和我帮帮忙!”

哦,原来是文波。文波打开大门,从南屋里抱出一团什么东西就往外跑。楞子把酒放在南屋里也跟着跑了出去。他不知道文波要去哪里,甚至也辨不清文波是在向哪一个方向跑。

十几分钟后,文波终于停了下来。突然,一道闪电划过夜空,楞子这才看清文

波是抱着一捆塑料布。

文波一边解塑料布一边说:“孩子她娘在市医院动手术,我听天气预报说夜里有大雨,就赶紧慢慢赶往回跑。这屋子来不及修了,咱先把塑料布盖到上面遮一遮……”还未说完,又一道闪电划过夜空。

这次,楞子才看见了前边的那间小屋。那是生产队时的场院屋子,他爷他娘给他娶上媳妇以后,婆媳矛盾不断升级,先是分了家,爷和娘住西头两间,他和妻子住东头三间,媳妇一分钱的账也不要。可这样也不行,后来就在院子中间垒上了隔墙,这样还是不行……他爷他娘就搬到这里来了。开始,他隔个半月二十天还来打个逛,这几年是一次也没有来,他甚至想不起这个世界上还有娘和爷了……

楞子像遭了雷击一样,一动不动站在那里。

文波回头认出了楞子,就狠狠地踹了他一脚,骂着他滚蛋。

楞子一下子跪下来,任雨鞭抽在他的脸上和身上……